

周太主編
布衣文丛

SanRu Zhi Jian De Shi Guang

散入指间的时光



年少，是浪漫无邪的初恋
年少，是迷途知返的叛逆
年少，是没有一丝杂质的真诚
年少，是你人生中最真实的光

李泓业◎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SanRu Zhi Jian De Shi Guang

周太主編
布衣文丛

散入指间的时光

李泓业◎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散入指间的时光/李泓业著. —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9. 9

(布衣文丛; 1)

ISBN 978-7-225-03472-0

I. 散… II. 李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76894号

布衣文丛 (共4册)

散入指间的时光

李泓业 著

出版: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发行: 邮政编码810001 总编室 (0971) 6143426
发行部 (0971) 6143516 6123221
印刷: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787mm×1000mm 1/16
印张: 39.5
字数: 400千
版次: 2009年10月第1版
印次: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225-03472-0
定价: 100.00元 (共4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言

国境之南，一个少年的春风

李军洋/文

我是三年前认识李泓业的，在我的眼里他就像一个弟弟。三年前我们做了一本杂志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，杂志最终没能做好。但最高兴的是，我认识了李泓业。我们在文字背后东躲西藏，当有一天我们从文字的梦里醒来，我看到了一个最真诚的文字者，他就是李泓业。我花了一个晚上读完了他的作品，读完之后我沉默了，觉得文字对他来说是太轻巧了，他的每一篇文字都能给我一种清新的感觉。

读到《借我一次离家出走》的时候，我的心受到了震撼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年，在一次离家出走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来自内心世界的孤独，那是多么的一种渴望。有时候，我在想，我们为什么写字。独自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把脑子里莫名的涌现写成文字，最后被搬上纸业在读者的世界里渐渐成熟起来，成就了我们写字后的虚荣。

回忆让我们学会了隐忍。灯火阑珊，孤独正看着背影处消瘦。文字的华丽并不能代表什么，当80后把华丽搬上场，90后的李泓业却以自己独特的文字风格立足，他的文字并不怎么华丽，但又不平淡，读起来很舒服，就像一道爽口的菜，吃下去很舒适。读完他的小说和散文，你会渐渐走入他的世界，单纯但不简单，清新却不杂乱。

如果说李泓业仅仅在小说和散文上有这样的成就，我就觉得相当不错了，但他还写诗歌。一般人们会认为写小说的人不会写诗歌，而李泓业却是个例外。2004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自己的诗集《阳光雨露》。这本文集也收录了很多的诗歌。很大程度上来说，李泓业的诗歌，还是显得稍有稚嫩，但却不乏真性情，他

对诗歌有一定的理解和参悟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。

一天我在李泓业的博客上听到《国境之南》，让我很感动。相信这本文集会像它一样让你感动。在《海角七号》的世界里，你可以去创造自己，鼓舞自己，最后发现自己。李泓业他已经做到了，他现在应该做的，就是走得更远更长久。努力的在文学上超越自己，去寻求自己内心的那份真实。

谨以此为序。

二〇〇九年七月

（李军洋，先锋诗人，重庆作家协会会员，重庆市少年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90后十大少年作家，出版了《一路向北》、《沉淀》等书）

目录

极光 /2

末句说爱你 /9

猫 /18

成年未遂 /24

年 /35

失灯少年 /44

瞳 /57

煤矿场的魔术师 /61

兔子 /63

素描 /64

好人 /65

漂流瓶 /68

千纸鹤童话 /70

遗失的往事 /72

咫尺爱 /74

借我一次离家出走 /76

老屋 /82

浮云飘雪 /87

梦里雪落哈尔滨 /91

窃窃私雨 /94

无暇 /96

沉默爱 /97

浮生缘 /98

悲伤是一种感觉 /99

不如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/100

疯狂杜撰 /101

假如世界明天没有我 /102

江山如画 /104

冷锋过境 /105

流年 /106

梦 /110

梦入孩童雨洒时 /111

某天某地想起你 /112

散光 /115

失落之秋 /116

石头的心跳 /117



时之沙漏 /118

随笔一篇 /119

我只愿单独地活 /120

乡香 /121

印象春节 /122

原来我如此寂寞 /124

不舍得分班 /134

撑一杆心跳 /136

怦然记起 /137

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 /139

十五岁的逍遥 /141

情为何物 /142

童话城堡 /143

青春狂人 /144

钟响 /125

总有一天我变成你 /126

从中国男足看到中国教育 /127

分科不可取消，应该分得更细 /128

一封退学申请信 /130

有一个精灵 /145

问一问妈妈 /145

别了，初中 /146

你喜欢我喜欢你 /147

人，别相残 /148

毕业以后 /149

我的忧伤似芥末 /149

丟

一根綫

給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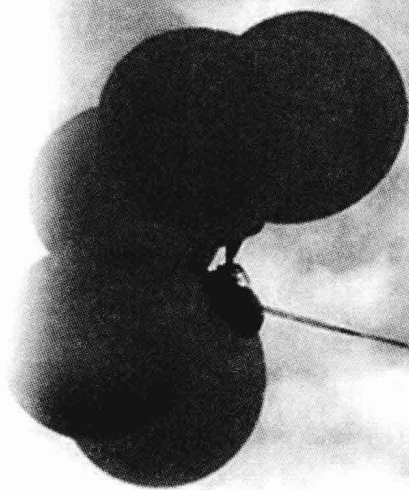
敢

不

我

跟

飛



极光

我特意打扮得比平时好一点，其实所谓的好一点，不外乎把校服换成了休闲装，把回力鞋换成了匡威的运动鞋……反正我不会太刻意去搭配衣裤，随随便便，不丢人现眼就行，而且去聚会的都是老朋友，说不定连你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可以猜出来，那就更不必把自己包装得表里不一了。

前几天不知道谁先发起说同学聚会，我想了想觉得反正闲着没事就答应去了，加之俊成和浩南几乎把我的手机打爆了，俊成一改以往的语气，拽拽地在电话那头说：“你小子要是敢不来我就去你家找你，撵都把你撵出来！”说完又嘻嘻哈哈地扔下一连串粗口，比念顺口溜还要顺口。

从公交车上下来，广场上映着早上九点的太阳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与川流不息的汽车，感觉这些穿梭而过的其实都是时光的影子。在一次又一次的陌生面孔交错里，我还来不及抓住些什么，他们就已渐行渐远，直至无迹可寻。我站在广场中央等了近半个小时，知道他们又失约了，怪我自己，其实应该明白约好九点实际上要到十点他们才会到齐的，可我怕让人家久等了，所以每次约好时间我都提前到，唉 %>_<%。

后果很明显，这种等待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。好不容易玩手机打发时间到了九点半，才来了一个以前没怎么沟通的同学——锦华。虽然大家不是很熟，但也算是三年同窗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，也不会十分尴尬。

初中毕业之后，三年同学各奔东西，俊成和浩南成绩一般，上了同一所镇属高中。而我原本也是成绩全班倒数的，到了初三不知道怎么就醒悟了过来，一把泪一把汗地学习，中考的时候差三分就可以进重点了。老爸把心一横，交了几万择校费，把我送进了重点高中。和锦华聊起后，才知道他也上了重点，是另一所与我们学校分庭竞争的学校。现在学校企业化，哪个老师不是为了工资而把学生往死里逼！显然在这一点上我们持相同意见，便一起摇头叹气起来。

再近些，俊成和浩南就一起过来了。要不是俊成他一把搂住我的肩，用他那独有的古怪语调笑道：“你小子帅了嘛！”我还真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他，俊成把头发染成了暗红色，刘海长得盖住了眼睛，黑色的T恤上几颗纽扣拧开，领口开到了胸前。我尴尬地转脸笑笑，发现他搭在我肩上的手还戴

了颗钢戒指。

“你俩也太慢了吧！”我抱怨道，浩南上来在我胸前给了一拳，笑了起来，露出了两排发黄的牙齿，“我昨晚三点多才睡觉呢，你看我这眼圈，你还不让我睡久些，我怕我都晕倒在公交车上了。”他把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，做了个翻白眼的表情，我皱了皱眉头，脱口问道：“玩什么？这么夜？”

“魔兽呗！还能有什么！”他理直气壮地说完，转过头问：“成，你吃过早餐了没？”

“没啊！我昨晚就和我妈说好了今天同学聚会，让她做好早餐，谁知她比我起得还迟，我问她她才爬起来说马上弄，鬼才等她在慢慢弄啊！我就饿着出来找你了。”俊成叹了口气，对他母亲的行为似乎十分不满，他舔舔唇，拉过浩南，“走，我们去找点吃的。喂，光，你吃了没？”

“我吃了！”我连忙点头，“那~你呢？”俊成向锦华示意，看他那样子显然是忘了人家叫什么名字了，锦华摆摆手，说：“我也吃了，谢谢！”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尴尬，我明白他在想什么，因为我是同样的心情。“那我们走开一会儿咯！等下见！”浩南摆摆手，两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往马路那头的麦当劳走了过去。

等他们两个走远了，我才松了口气，突然觉得曾经的兄弟此刻已经变得陌生了，我甚至有了想躲开的感觉，恐怕锦华也是这样认为的吧。他沉吟了许久，才吐出一句话：“他们好像变了不少。”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却无话可说。

我不知道他们经历的是怎样的生活，分开了毕竟是分开了，命运轻而易举地便在我们之间隔开了一个世界，曾经的俊成不会染发，曾经的浩南不会因为通宵打机而失约，曾经的我也不会面对他们俩的时候，却找不出共同的话题。我仿佛听到了一声，关于时间的叹息。

陆陆续续地来了许多旧友，一群人很快就热闹地聊了起来，以前的班长启天甚至连女朋友都带来了。他一边红着脸给大家介绍，一边悄悄地牵起女生的手。那女孩却很大方地和我们打招呼，还不时问启天我们中几个帅哥的名字。以前班的几个女生顺势也八卦起来，拉着我问我有没有女朋友，我摇头，她们中便有人开玩笑：“想不到我们的阿光还真是痴情啊！”、“喂喂，等下韶晖来的时候你可要加油啊！”害得我都有些紧张了。

韶晖是我们以前的班花，说句老实话，她那张天使般的面孔没有哪个男

生可以不被吸引的。我以前也喜欢过她，不过那是暗恋，尽管后来全班都知道了这事，我却鼓不起勇气来示爱，一直拖到了毕业，就什么都结束了，包括我的暗恋，包括许多流言绯闻，还包括，与她的联系。

俊成回来时一边吃着派一边听电话，浩南手里还捧着一个麦当劳的纸袋，见到这么多人，便立即上来打招呼。俊成吃完派时刚好也讲完了电话，他嘴里塞得满满的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妈的，韶晖说她现在才刚起床，让我们先去KTV。”由于他说得不明不白，引得一群人看着他那几乎噎着的模样大笑，他只好强咽下了食物，从浩南的纸袋里翻出可乐喝了两口，才又复述了一遍。

我听下心下黯然。很快同学们就分成几批打的去了，我和浩南俊成还有另一个男生一车，上车的时候我故意抢了头位，浩南在后面拉长了声音：“坐头位可是要付车费的喔！”我说我付就是，然后四个男生也就一起上车向KTV驶去。

途中俊成和浩南找话题来聊天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，他们讨了个没趣也就不说了。不一会儿浩南就靠在垫背上打起了盹，我低下了头。沉默的车厢中，我挣扎着不让自己回忆，可是回忆却欲盖弥彰。

喔！初中，我的初中……

两年前，我们还是懵懂的初中生。浩南每天准时在6：20起床，然后洗脸梳头扮酷到6：50，才急急忙忙地摇醒我和俊成，“快！起床！我们要迟到了！”我和俊成便一跃而起，以军队式的速度洗刷完，然后三人一起踏着铃声冲进教室。我们是七点钟上早读课，往往那个时候我和俊成才掏出镜子摆弄头发，而浩南趴在书上睡得很香……

那个时候浩南已经交了女朋友，是隔壁班一个相貌平平的女生。也不知道他喜欢人家什么，天天在我和俊成面前调情，恩爱得像一对小夫妻。去食堂吃饭也是小两口坐一起，遥遥地对着我和俊成做鬼脸，那个时候我就会回他一个微笑，俊成则低头扒了两口饭，含糊道：“别管他，看他牛的！”

晚修下课，三个人则一起去小卖部买饮料，坐在升旗台前的梯级上，一边喝一边闲聊。有的时候碰上晴天，漫天星斗织构着虚幻的童话，我们就很默契地沉默不语，仰望星空。曾经也会心弦轻颤，想，如果有天我们三个各奔东西，无法再相见的时候，会不会在仰望星空时感觉到对方的问候？

正钟铃响后电话突然响起，睡在电话旁的我顺手拿起了话筒，“喂？找谁？喔！俊成，你姐找你呐！”俊成一边走过来一边疑惑地说：“我没有姐啊！”然后他接过话筒，笑着“嗯嗯啊啊”了几声，就挂下电话，哈哈地笑了起来，“白痴，那是我妈啊！哈哈，我妈刚才还问我她的声音真有这么年轻吗？……笑死我了……”“啊！原来是你妈啊！”我诧异地盯着话筒，怔怔出神。

忘了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，在时间流逝中周而复始，那些平淡却温情的记忆，一圈一圈地镌刻着我记忆的年轮，我曾在日记中作了这么一个比喻，它们就像时极光，斑斓而神圣的光芒是神赐予凡间的祝福。

“你知道吗？韶晖校外的那个男朋友把她甩了……”那天回到教室，隐约听到女生们的小声议论，我放下写作业的笔，心下怅然。俊成在旁边用手肘顶了顶我，示意我跟他出去一下，我低着头站了起来，魂不附体地跟着他走，到了后走廊，俊成突然说：“喂，光，我刚才见到韶晖躲在林荫小道那里哭，我有点担心！”我一惊，心里焦急地想去林荫小道，口中却反问道：“你担心什么？”

我的声音略带醋意，看着俊成高大的背影镶在逐渐变浓的夜色中，肩膀宽大而稳实。他稍稍转过脸，刘海垂在额前，看不清表情，他说：“女孩子对感情总是很脆弱的，去看看的好，顺便把她带回班，要不到时候班主任又要点名批评了。”我突然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，只好点点头，快步走在前面。

我终于看见了韶晖，她倚着一棵树坐在草地上，抱着双膝把脸埋在校服长裙的褶皱里低声啜泣。长发从耳边垂落下来，色泽如同黑夜那般幽深，我不敢作声，远远地停了下来，俊成却走了过去，他轻声呼唤：“韶晖，韶晖……”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。

韶晖微微抬头，望了他一眼，又把头低下，抽泣着问道：“你……来干……什么？”俊成没有作答，他把双手按在韶晖耸动的肩上，我看见韶晖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，却没有反抗，“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别哭了……”我头一次听到俊成用这种哄小孩一样的语气说话，却觉得毛骨悚然。

俊成把韶晖从草地上拉了起来，韶晖轻轻伏在他温暖的肩上，说了句“谢谢。”俊成扶着她往回走，“好了，我们快回去，被班主任发现了不好。”他们走到我面前，我顺手递过去一包纸巾，韶晖接过，对我点点头说

“谢谢”，我摆摆手，跟在他们身边一路走回教室。

那时候正值夏天，校园里因为上自修的关系而一片宁静，宣传栏墙角下探出了幽暗的青苔，它们在这些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疯长，如同我心里的不安。昏黄的路灯拉长了三个人的影子，其中两个紧贴在一起，不分彼此，而另一个隔着一小截光的距离。然而谁又能告诉我，光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？

我的不安是有道理的，现实很快证明了一切。韶晖和俊成好上了，刚开始是上课传纸条下课坐在一起说笑，然后发展到两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到后来经常两人一起失踪，估计是躲到林荫小道里调情去了，我曾试图和俊成说清楚什么，可是张开口，却吐不出半个字来，我不禁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无能。

那个时候，只剩下我一个人打饭吃了，我总是挑一些见不到他们的地方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吃，仿佛要报仇一样，后果是我一下子重了十多斤，连跳起来抢篮板球都略微吃力。后来有一天打完篮球，班长启天突然喊住了我，我疑惑地转身，正好看见他带球上篮，一个潇洒的起跳，球应声落网。

他抱起篮球向我走来，夕阳晕化了他的身影，他的发梢还挂着几滴汗珠，整件球衣也湿透了，贴在伟岸的胸膛上，勾勒出他健美的肌肉曲线，“光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”谁料他居然这样问我，我一愣，定定地端视他，试图看出些什么破绽来。

“为什么这样问？”

“没，问问而已，我觉得韶晖和俊成好像是好上了，对吗？”

我凝视着启天的脸，黝黑健康的肤色让他看上去十分阳光。后面那句才是关键吧。我沉吟片刻，突然笑了，我笑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启天低下头，似乎略微失望。但很快，他又拉我一把，说：“走，我们吃饭去。”路上，启天似乎鼓足了勇气，对我低声说道：“其实我很喜欢韶晖，光，我觉得很难受。”我仰视着他的侧脸，沉默不言，只是不自觉地伸出手，拍拍他的肩，他喃喃低语，问我：“光，你呢？你喜欢的人吗？”

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轻声道：“我……其实和你一样。”

然后是启天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向我投来诧异的眼神……

三个月后，俊成和韶晖分手，原因是她觉得他们并不相衬。我看见俊成每晚躲在被窝内不停按信息，试图挽回一切，而当他被再次回绝时，他偷偷地躲起来哭。我和浩南轮番安慰他，他就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说：“我没事的，嗨，你们发现了没，初一（3）班有个女孩看起来很不错……”

月光斜斜地照进窗来，岁月无声。

“喂没酒了！要不要再叫一打？”浩南摇着一个空啤酒罐，吊高了嗓子喊道，坐门边的人应了声，转身就出去找服务员，俊成放下摇骰，过来拉了我，说：“光，别做麦霸了，过来聊聊天！”浓重的酒气让我轻轻皱了一下眉头，但还是顺手把麦克风递给了锦华。

浩南也笑着坐了过来，从口袋里掏了一会儿，拿出一包烟。我心里一惊，暗自失望，他们居然连吸烟都学会了。浩南娴熟地倒出一支烟叼在嘴里，又递给我一支，问：“光，你吃不吃？”我连忙摇头摆手，幸好俊成一把抢去了那支烟，说，“人家乖学生来的，你别教坏别人了。”说完摸出打火机帮浩南点着，自己也点上一支，夹在手指间吸。浩南也没有逼我，他收回烟盒，深吸了一口，然后对着前方呼出一大团烟雾。

“靠！谁在吃烟？”人群中有些男同学走了过来，问：“还有没，给我一支！”浩南也很慷慨地贡献出一盒烟，俊成也把他的那盒拿出来分了一小半，很快，KTV间里便烟雾腾腾。

我发现锦华眉头紧皱，放下麦克风去了厕所，我坐在俊成和浩南之间，双手按着大腿，紧张得掌心冒汗，尼古丁的气味压迫着我脆弱的肺，使我不时咳嗽两声。俊成并没认为这有什么不妥，吸烟咳嗽是正常的事情。

我突然很想逃离这里，但这想法一闪即逝。他们可是我的同学啊！曾经亲密无间的存在！我于是强忍着不适，不停地喝冰水。

“是了！光，你知道陈冠希那艳照门吗？”俊成似乎终于找到了话题，我点点头，浩南已经激动地接了上来，“哈，那家伙艳福真好啊！十几个女明星，啐啐……真是便宜他了。”浩南摇头叹息。

“谁让人家帅啊！听说三分钟就能把一个女孩泡到，喂，浩南，我还搜集了几张照片！”俊成吐出几个烟圈，笑道。“那个，”我好不容易插上一句，“那个，政府好像禁止传播这些照片吧！”

“咳，这有什么关系！”浩南摆摆手，“俊成你迟些用U盘拷我，这么爽都不益朋友可不行喔！”说完又对我说，“政府怎么管得了这么多人，况且用U盘传，想查也难查啊。哈哈！”

“对！光，你要不？”俊成应和着，问我，我呵呵地笑着，含糊而过。

这时房间门打开了，一个脑袋伸进来张望了一下，便笑着道：“哈喽，各位，不好意思来迟了！”正是韶晖，她的长发染成了淡金色，两鬓垂下的

发丝卷曲，小脸还是那么美，却多了一分妩媚少了一分清纯，身上穿着一件丝质时装，只有薄薄几层的厚度，小腿套着黑色鱼网丝袜，网上是一条牛仔短裙，紧紧地贴着纤瘦的腰。

她走了进来，高跟鞋把地砖敲得作响，俊成顺手递过去一瓶刚拿来的啤酒，她接过，也就一屁股坐在俊成的身边，不断和其他人打招呼。“怎么，不见一段时间，看起来混得不错啊！”韶晖转过头来对俊成说了句，突然发现我坐在旁边，微微一笑，我才发现她唇上涂着带闪烁的口红，“Hi，韶晖，”我试着放下拘束打招呼，她点点头，眉头轻蹙，应该是在回想我的名字吧。

“靠！阿光啦！你这都不记得？”俊成笑着提醒道，韶晖似乎恍然大悟，“喔！是了，阿光，好久不见，哈哈……”我勉强笑着，心下黯然。我在她心中的地位一直很低，但却不知道，居然低到这种地步。

随后俊成，浩南和韶晖聊起了自己学校那些“大佬大姐”，接着又是谁做了谁的小弟，谁罩着谁。我含糊了几句，站起来说出去换换气。出了门，我松了口气，走到过道的窗边，往窗外望去。

城市化高速发展之下，有一些街尾小巷，却依旧破烂。

在我成长的路上，有一道光，亦一去不复返。

我试着宽容谅解他们，却发现这样与自己的信条背道而驰，我回想起那些琉璃般五光十色却亦同样易碎的记忆，他们的笑容还是那么明朗，他们的侧脸还是那么忧伤。他们都只居住在过往，而现实生活之中，谁知道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？

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。我推门进去，晃晃自己的手机，说：“不好意思啊各位！我爸刚打电话来让我快点回去，我有点急事，就先走了！”说着我又摸出自己的钱包，“为什么？光！有什么事这么急啊？再玩一会儿吧！”“就是，难得聚会……”俊成和浩南几个都试图挽留，我摇摇头，“不了，真的是有急事，喏，这里三百元，算我那份！走了喔！再见！”我放下三百在玻璃桌上，又应和了几句，就挥挥手离开了KTV。

开门出去不久，突然碰上了锦华，两人都是理解地一笑，他上来拍拍我说：“你走了？一起吧。”

“嗯。”我又回头看了一眼KTV的大门，应道。

缘何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，都仅是稍纵即逝的极光？

未句说爱你

(一)

开学的头一天，冰倩就对她的新同桌充满了好奇。由于班里有23个女生和31个男生，恰好要有一男一女被分出来，成为同桌，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，冰倩就是那个被分出来的女生，她在看座位表的时候一直盯着自己名字旁的三个字——叶梓洪。

何冰倩与叶梓洪，两个原本陌生的名字就如此产生了联系。

冰倩坐下之后有些紧张，她从小学到初一从来没有和男生做过同桌，而刚上初二就遇上了这样的事，又没有熟悉的姐妹在身边聊天，老是感觉自己的新同桌会是个怪人，或许长得很青蛙，或者长得很健壮（这里是指几十层肥肉厚得刀枪不入），又或许……她不敢再想象下去。开始专心整理书桌。

新教科书被一本本地分派下来，班主任刘老师在讲台上唠叨着校规，冰倩很快进入了状态，在新书上写下自己的班级、姓名，抬头，发现身边的座位还是空的，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替她的同桌叶整理一下成堆的新书，她在想：这家伙也真是，还没有见面就先麻烦别人了。

正在冰倩把一本本书叠起来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头上一暗，一个单肩包轻轻地甩在空椅子上。冰倩停下手，抬头有些诧异地望去，干净的白衬衫，衣领下敞开两颗纽扣，露出白皙的脖颈，一张比女孩还要精致的脸庞，目光隐着莫名的悲伤，碎发飘逸在脑后，他撇了撇嘴角，说了声“谢”，然后径直坐下，开始整理满桌子的书。

冰倩怀疑自己呼吸都停了，心脏漏了一拍，才重重地敲响。她红着脸别过头去，这家伙长得太出乎意料了！

她也不想想，自己都意料什么来着。

(二)

悠长的钟声在校园内回荡，夕阳把教室外的露天阳台镀上一层焜黄，男孩静静地靠着栏杆，风从耳鬓边拂过，额前的刘海也被吹乱了一些，他没有

在意，随身听的耳机线沿着外套的拉链而下，消失在裤袋中。自始至终，他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看着天空，怔怔出神。

“嗨！”有个女生突然走过来拍了他一下肩，他认得出她是自己的新同桌，于是拉下耳塞，微微翘首，问道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怪孤单的。”冰倩好奇地问道，用纯情的眼神望着叶梓洪，微笑挂在泛红的小脸上。叶梓洪看了她一眼，把目光移开，深呼吸一口气说：“无聊。”

这到底是在回答问题还是在骂她？谁也说不清楚。

冰倩碰壁后微微抽了一下嘴角，心想这家伙怎么这么拽啊！不行，得报复一下他，要不多没面子。于是冰倩笑了一下道：“那我们来玩个游戏怎样？”她成功地把叶梓洪的视线吸引了回来。

“什么游戏？”叶梓洪问，声音中竟然有些颤抖。

冰倩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但她连忙解释起来，“很简单的，就是我说一句话，你要重复这句话得第一个字，怎么样？玩吗？”她小心翼翼地问道，叶梓洪沉默了一阵子，看着她说：“好。”

“耶！”冰倩兴奋地摆了个V字，“那我先开始了喔，你要重复我的第一个字。”

“嗯，”叶梓洪点点头。

冰倩：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

梓洪：“今。”

冰倩点点头：“你和我在阳台看夕阳。”

“你。”

“然后我突然问你。”

“然。”

“我们两个谁是傻瓜？”

“我。”正纳闷的梓洪脱口而出，才发觉有什么不对，他抬头见到冰倩捂着肚子哈哈地笑，愣了几秒，不由自己也笑出了声，尽管只是瞬间即逝的笑容，却让冰倩彻底迷住了。叶梓洪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冷漠的面孔。

“你真是无聊。”他说，点了一下冰倩的额头。

“但你不是笑了吗？”冰倩俏皮地问，“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啊，为什么整天一张苦瓜脸？”她问完，看到叶梓洪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，眼中似乎